

花醉三千

完结篇上

素子花殇 / 著

他们共进退、目标同，亦敌亦友。
可谁能说，
这一场相濡以沫是彼此深爱，
还是相互利用？
霸业之争、情海浮沉，
谁人能置身事外，
谁人又能独善其身？



唯美言情天后
素子花殇
最新古
言力作

附赠 / 全新番外 /

花醉三千

完结篇
上

素子花殇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醉三千. 完结篇 / 素子花殇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09519-2

I. ①花… II. ①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8484号

花醉三千 (完结篇)

HUA ZUI SANQIAN (WANJIE PIAN)

素子花殇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李 梅

责任校对: 杨 婧 郑小石

封面设计: 九一设计

封面插图: @ 竹铃叮当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h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31.75 字数: 660 千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519-2

定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十二章	为她宣战	228
第十一章	右相休妻	207
第十章	我的女人	184
第九章	我能解释	164
第八章	真假皇后	143
第七章	只赌君心	121
第六章	树叶白水	100
第五章	御驾亲征	079
第四章	何为生路	059
第三章	你带我随	040
第二章	我们不熟	021
第一章	咫尺天涯	001



第一章 咫尺天涯

一阵夜风吹过，铃铛打了一个寒战，怔怔回过神，她缓缓垂眸，看向自己手心里的一截里衣袖布。这是那个女人挟持她下山时在半路给她的。女人说：“上面没有醉红颜的解药。”当时，她很震惊，有些不相信，女人就微微苦笑，说：“他曾经用这个方法帮我弄到了醉红颜的解药，就当我还他恩情，从此两讫。”

两讫？如何两讫？

或许刚才所有人都顾着去跟蝙蝠群作斗争，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只有她，只有她看得清清楚楚，目睹了一切。是因为那个火折子吗？火折子里面难道藏着火药？

是谁？是谁这样做的？

铃铛缓缓环视过岸边的人群，当时场面太混乱，她没有怎么看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是一个嬷嬷。此次随行，嬷嬷有二十人，会是哪一个呢？而且，是真的嬷嬷吗？还是乔装成嬷嬷的样子？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个人的目标是蔚景。这个人想要蔚景死。

是谁？宫里面还有谁想要这个女人死？显然，刚刚凌澜发现了火折子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紧急情况下出手将她击飞出去的那一幕。只是，他应该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将那女人击到湖里去吧？不然，又怎会有那一瞬间的脸色巨变，她清楚地看到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想要飞身上前去拉，只不过这个时候刚甩出手的火折子就爆炸了。

他舍命救那个女人，也不是第一次。只是，她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跟着也跳到湖里去了，在外伤内伤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是想去救那个女人吗？可是他如何救？一个自己站都站不稳，路都不能走，内伤外伤遍身的人，又如何在水下去救另一个人？送死吧？分明就是送死！

说不出来心里的感觉，她缓缓将那一截袖布拢进袖中，抬眸看了看岸边情况，想必一时半会儿人群是散不了的，眸光微微一敛，她悄声离开。

天色慢慢亮起来。湖里的搜救工作依旧毫无进展。一道身影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康叔跟锦溪的身旁：“公主没事吧？”

康叔一震，愕然侧首，就看到一身玄色长袍的男人不知几时站在边上。鹜颜？康



叔眸光一敛，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对方递了眼色给他，他才敢确定是鹫颜不假。

总算来了。刚刚他还在想，这两个人，一个中醉红颜生死未卜，一个伤成那样跳进深潭，让他一个人在这里该怎么办？还好，总算回来了一个。只是，只是，她不是中了醉红颜吗？又怎么毫发无损地出现在这里？谁给她弄到了解药？

心中虽有疑问，眼前却不是说话的地方，瞟了一眼靠在自己身上有气无力的锦溪，他只替锦溪回了一句：“刚刚让太医检查了脉，说只是中了软筋散，等药力一过，就没事了。”

“哦，那就好！”鹫颜点了点头，也不再多说，只轻轻转过目光同众人一样看向湖边，眼波流转的一瞬间，似乎有浓浓的沉痛，康叔一怔，再细看，却只见她微蹙了眉心，眸色深沉。康叔眼帘颤了颤，看来这个女人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拂晓到黎明，从黎明到正午，又从正午到黄昏。一拨一拨的人下湖，一拨一拨的人上来。始终没有蔚景。当然，连凌澜也没有寻到。

帝王一直站在那里没有动，从夜里开始就滴水未进，粒米未沾，赵贤上前提醒了几次，都被直接无视。天子如此，大家又怎敢造次，只得一起陪着不吃不喝，站在那里接受烈日的暴晒。其实，这一幕对于那些宫人和女眷来说，并不陌生。曾经在女芳节那日，九景宫发生爆炸，以为皇后被炸死了，他们的这个帝王也是这样的反应。搜救工作进行了多久，帝王就在边上站了多久，也是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于是，所有人都得出一个认知。帝王爱皇后，很爱很爱的那种。只是，这天不遂人愿啊，本是专门出来替皇后祈福的，结果却酿成了这样的悲惨局面。大家心知肚明，都过了这么久，还没有找到人，那么就算找到，也只是一具尸体吧？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透过山峦斜铺下来，将整个天地镀上一片红彩，特别是那波澜泛滥的湖面，映着那漫天红光，一漾一漾，就像是血湖一般。叶炫侧首，微微眯眸，看向天边的那一抹残阳。醉红颜，十二个时辰之内必须解掉，只有十二个时辰，否则……

眸色一痛，他收回视线，缓缓看向负手立在前方的帝王。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他忽然上前，来到帝王的身边。好一会儿，帝王才意识到身侧有人，缓缓将落在湖面上的目光收回，侧首看向他。

“有事吗？”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叶炫抿唇默了片刻，才低声开口道：“皇上为何要骗属下？”

昨日搭帐篷的时候，他袖中的半块玉不小心掉了下来，当时，帝王正好在，他吓得不行，连忙捡了起来，但是，还是被帝王看到。帝王问他：“为何七公主的玉在你那里？”

他当时紧张极了，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说，捡的。

帝王说：“是吗？”

然后便支走了所有人，缓缓踱步到他面前，深深地看着他，问：“叶炫，你跟随朕多少年了？”

他低头，不敢直视，跟随这个男人八年，虽然有时候觉得完全不懂他，但是这方面他还是了解的，只要是这样看着他，这样问他，就一定是知道他在撒谎。所以，他不敢吭声。男人便笑了，负手背过身去，留了一个背脊给他，然后说：“其实，朕早就知道，朕只是相信你，不想揭穿你，一直在等着你开口，这半块玉是你喜欢的那个女人的吧？”

他当时就震惊了。

男人回头瞟了他一眼，继续道：“女芳节那日，凌澜能够挟持皇后，也是你助他一臂之力吧？当时，朕就觉得奇怪，皇后为何会突然跑去天牢？还有你，那个时候，你不应该是陪着朕在未央宫的吗？结果也在天牢，不是很奇怪吗？还有夜里，听说你带人去一个农院围剿了一个女人，结果还是让那个女人跑了。就是她吧？”男人转过身来质问他，他依旧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于是，朕让人查了你那日有些什么异常，很多人说，你看起来心情很好，而且剑鞘上还挂着一枚玉佩。所以，朕就猜想，应该是玉佩，将皇后给引去了天牢。当然，朕知道你是无心的，你只是被那个女人利用了，不然，你也不会夜里带人去围剿她。而且，你跟随朕多年，你的为人跟忠心，朕明白。”

他当时就跪了。除了跪，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无论是曾经的副将，还是现在的禁卫统领，这个男人的确给了他所有的信任，这也是这么多年，他死心塌地追随这个男人的原因。忠心，无论是下属，还是臣子，这个是必备的东西。他也一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只是，那一夜，他放走了那个女人。其实，他的内心也是纠结得要命，自责、后悔、无奈，很复杂很痛苦的心情。他甚至觉得，如果不是他，皇后就不会被炸死，虽然他一直不明白，他剑鞘上挂着七公主的玉，为何会将皇后引去天牢。但是，错了就是错了，他害死了皇后。所以，他决定从此以后跟那个女人桥归桥，路归路，互不相干，若下次两人狭路相逢，他定不会手软。

他当时也是这样跟这个男人保证的，当然，他如此保证并不是奢求这个男人的原谅。这个男人的狠，他早已见识过，无论是曾经当将军的时候，还是后来做了帝王，这个男人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每一个背叛他的人都死得很惨。所以，他也做好了死的准备。

谁知，男人竟然亲自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男人说：“既然朕一直没有拆穿你，说明朕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杀你！你还是朕能相信的叶炫吗？”

男人当时拍着他的肩说着这句话，那样子，让他想起了曾经在战场上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日子，每次出战前，男人也是这样拍着他的肩，说，叶炫，对于我们这种上战场的人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是奔赴未知的命运，说不定就是永别，所以，珍重二字要早说。就是那一拍让他彻底崩溃，他斩钉截铁地告诉男人：“是！叶炫还是曾经的叶炫！”

然后，男人就拿出了那张地图，跟他说：“想办法让那个女人拿到这张地图。”



当时他不解，怎么会主动将秘密制造兵器的地图给人家？男人说：“地图是假的，朕只是想要揪出对方的团伙，你放心，朕会放过那个女人，朕也爱过人，理解你的心情。”

他接下了那张地图。心里很难过，也有些犹豫，他很清楚，一旦走出这一步，他跟那个女人不仅会是陌路，更会是一辈子的仇人，但是，最终，他还是决定按照男人的旨意去办。

谁知晚膳的时候，他正欲进营帐禀报事情，却无意间听到了这个男人跟赵贤的对话，男人问赵贤，地图上确定涂好了“一时殤”吧？赵贤说，万无一失。男人说，嗯，那就等着叶炫将地图给那个女人，今夜有好戏看了。当时，他就震惊了，“一时殤”是一种毒药，中毒后一个时辰毒性发作，故得名“一时殤”。

原来，说什么揪出后面的团伙是假，揪出叶子才是真。他很难过，也很迷茫。他一个人在夜风中走了很久。最终，他还是决定去了，只不过，他带了一个火折子，一个放了媚香的火折子。因为“一时殤”这种毒很奇怪，虽说只对女人起作用，可对于刚刚交合过的女人来说，作用就很小，几乎不会中毒，就算中，也是非常轻微。所以，他将叶子带去了山洞，他要了她。他想着，就算这个男人事后知道，也没关系，他又不知道他是因为得知里面有“一时殤”才这样。

谁知道，最后的最后，地图上竟然不是“一时殤”，而是“醉红颜”。而“醉红颜”却正好跟“一时殤”相反。只有不是处子之身的女人，才会中毒。那也就是说，他等于亲手给叶子下了致命毒药。谁也不知道他得知这一真相时的心情。终究是他低估了这个男人。

其实想想也是，在啸影山庄，这个男人就曾经用过同样的方法，故意跟赵贤对话让皇后听到，将皇后引去了住着镇山兽的缠云谷。对自己爱的女人，这个男人尚且这样，何况是对他？可是，既然说了相信，为何还要这样设计？而且还要如此处心积虑地设计？

见男人转过头继续看向身前的湖面，没有理他，就像是没有听到一样，他又重复了一遍：“皇上为何要骗属下？”

“你是在质问朕吗？”男人终于再次转过头，脸色也由刚刚的面无表情，变得冷寒。

“你又何尝没有骗朕？不错，朕是想揪出那个女人，那个一直藏在朕眼皮底下、玩弄朕于股掌之中的女人，但是，朕这样做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朕想试试你的忠诚，看看你是不是那个言行一致的叶炫，结果，朕很失望！”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锦弦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他，一字一顿。

叶炫一震。失望？到底谁让谁失望？他已无力去想。眼见着十二个时辰转瞬就至。

“恳请皇上赐属下解药！”叶炫一撩袍角，对着锦弦跪了下去。

所有站在后面的人皆是一怔，因为隔得有些距离，且两个人的声音不大，只知道两人在说话，却听不到说什么，看帝王的脸色，猜测应该没有什么好事情，如今见叶炫一跪，更是确定帝王在生气。正各自猜测，会不会跟刺客有关，或者跟皇后坠湖有关，

就猛地听到帝王忽然冷声问向赵贤：“赵贤，夜里清查人员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没有查到？”

赵贤连忙躬身上前：“回皇上，只剩十几人。”

“继续将那十几人给朕查完，即刻，现在！”

赵贤躬身颌首，领命而去，跪在地上的叶炫面色一颓，重重闭眼。人群中，鹫颜垂下眉眼，唇角勾起一抹冷嘲。

最后的十几人终于查完，结果却出乎意料。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锦弦有些难以相信，又让赵贤派人再次清点了一下人数，依旧不多不少。

其实，难以相信的又何止锦弦一人，叶炫亦是。他是戴着半玉在每个人的营帐里晃一圈之后，叶子才去赴约的，叶子应该是这其中的一人啊，难道不是？难道只是这些人当中有叶子的自己人，或者说是眼线而已？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醉红颜”并非寻常毒药，没有解药就是一个死字。而眼见着十二个时辰转瞬即至，怎么办？抬眸望了望已经暗下来的天色，日已西沉，一颗心并未因这些人当中没有揪出叶子有半分喜悦，反而拧得更紧了些。

锦弦抿着唇，凤眸轻敛看着众人，脸色黑沉，显然很生气。众人大气不敢出，皇后至今未寻到，势在必得揪出的那个女人也没有揪出，这个时候帝王的心情，任谁都可以想象得出。就在众人想着，是否又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夜的时候，帝王忽然吩咐赵贤：

“留一部分人继续在这里搜救皇后，其余的人都随朕上山，继续去光隐寺给皇后祈福，希望大家的诚意能感动神灵，保佑皇后平安无事。赵贤留下来，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禀报于朕。”

众人一怔，帝王说完，带头就走，经过叶炫身边的时候，也未叫他起来，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可是衣袂轻擦的瞬间，却忽然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落在他衣袍的边上。垂眸望去，赫然是一个小纸包，叶炫怔忡了片刻，猛然意识到什么，眸光一亮，难以置信地抬头。帝王只留给他一个明黄的背影。心头狂跳，他伸手将小纸包拾起，紧紧握在掌心。

夜凉如水。叶炫低着头，缓缓走在夜风中，软靴踩在落叶和杂草上窸窣窸窣地细响。除了这个声音，夜，很静，竟然连蛙鸣和夏虫的呢喃都没有。许是昨夜折腾了一夜没睡，今日白日又暴晒了一天的缘故，大家都睡得特别早，也特别沉。营地一片静谧。就是这样的静谧，让人觉得窒息，头顶繁星满天，身边风过树摇，叶炫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孤寂行走在天地间，他回头，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清冷月辉拉得细细长长。扭头回来的时候，差点撞在一人的身上。明黄入眼，他一怔，是锦弦。

“皇上。”反应过来后，他连忙准备行礼，被锦弦抬手止住。

“给她了吗？”锦弦睨着他。



叶炫微微怔忡，没想到他等在这里就是为了问他这个。

“没有，”叶炫摇了摇头，声音有些哑，带着一丝恍惚，“约不到她。”

拿到锦弦的解药之后，他一路上都在想着如何将解药给出去，叶子应该还在昏迷，不可能现身见他。那么，能见的只能是叶子的人。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最终，他还是用了第一次一样的方式，挂着那块半玉再一个营帐一个营帐地转了一圈。恐对方未能明白他的心思，他还每个营帐都丢了一句话，说，今夜他不睡了，有急事一定要找他。他积极尽责的样子，还被好几个人取笑了。譬如右相夜逐寒就是其中一个。

夜逐寒说，叶统领还真是尽心尽责啊，既然有如此忠于职守的禁卫统领守夜，本相以为，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危急之事。夜逐寒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讥诮嘲弄，他笑笑，也不想理会。他的心思，岂是夜逐寒一个外人能懂的？他只需要该懂的人懂就行！上次他只是挂着半玉晃了晃，对方都能明白他的意思，这次，只差赤裸裸告诉别人自己有解药，让人来找他了，他想，对方肯定懂。

恐锦弦再次使诈，他自己先试用了一些解药，见的确无毒，他才放心。另外，以防被锦弦派人跟踪，他还兜兜转转了很久，确定没有尾巴，才来到昨夜与叶子见面的地方。他等了很久，没有人来。他又去山洞等了好长时间，依旧没有人来。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的心也一点一点往下沉。他一个人站在黑暗里，做着种种假设。或许是他昨夜的行为深深伤害了那个女人，也彻底让对方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又或许是对方已经不需要解药了，因为叶子已经……

他不敢想。

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为了不让对方以为他又是引君入瓮，他将药包放在山洞里，自己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回去。药包依旧在那里。

“知道朕为何会给你解药吗？”锦弦骤然出声，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他怔怔看向面前的帝王，没有吭声。

“朕不希望你觉得自己欠对方什么，也不希望你走上不归路，别忘了自己是中渊的禁卫统领。”男人声音微沉，带着丝丝冷意。

叶炫眸光微微一敛。这个男人的意思，他懂。就是想要他将解药给对方，然后互不相欠，也再无瓜葛，他是中渊的禁卫统领，对方是企图对中渊不利的逆贼，他们的身份日后只能是死敌，是吗？望着面前一身凛然的帝王，叶炫忽而勾起唇角，微微一笑：“皇上放心，自昨夜以后，属下跟她已再无可能，她，或许，已经死了，就算没死……”他在她的心里也死了。

他顿了顿：“就算没死，我，也是她的仇人。”锦弦眼波一敛，叶炫略一颌首，转身，走进幽幽夜色里。

凌澜缓缓睁开沉重的眼睑，入眼是一片白色的帐顶，头有些痛，意识也有些混沌，

缓缓将目光从帐顶移开，他看向屋内。陈旧的桌椅，朴素的装饰，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是一间陌生的厢房。随着意识慢慢恢复，记忆也一点一点清晰，他猛地想起什么，脸色一变，从床榻上翻身而起。

“你竟然醒了，命还真不是一般的硬啊！”一道火红的身影自门口走了进来。凌澜一怔，第一眼以为是个女人，后意识到声音不对，再次看过去，才发现，是个男人。只是这个男人……

肤色白皙、明眸皓齿、五官就像是画上去的一样。特别是一双斜挑的凤眸，看人的时候，就像是有桃花在飞，若不是男人的声音，以及高大的身形，他还真以为是个女子。

“你是谁？”他凝眸，略带戒备地看着他。看其衣着华丽，非富即贵。而他现在身份敏感，凡事都得小心才是。

“我是谁？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红衣男人一直走到床榻前站定，目光触及到他的胸口因为骤然起身的动作，牵扯到伤口又出了血，眉心一蹙，“你作死啊！”

凌澜怔了怔，循着他的视线垂眸望过去，在看到胸口一抹殷红时，又想起什么，猛地抬头：“是你救了我？那你还有没有救起一个女子？”

“是不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袍寝衣，长发及腰，未佩任何发饰、生得眉目如画的女子？”

“她在哪里？”凌澜一把将他的腕握住。

“喂，你轻点，”红衣男子蹙眉，看向自己手骨几乎都要被捏碎的腕，“伤成这样，力气还这么大，小心内伤加重。”

凌澜闻言，却并未放开，五指反而更加收拢：“快说！”

“有你这样对恩人的吗？不松手我不说！”

凌澜这才连忙将他的手放开。红衣男子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腕，不悦地瞪了一眼凌澜，愤愤道：“早知道就应该见死不救的，让你葬身鱼腹多好，君傲也少了一个情敌。”

君傲？凌澜眸光微微一敛，影君傲？难道？

“快说，蔚景到底在哪里？”他瞳孔一缩，再次擒住了红衣男子的腕。

“你……松手！我可是会功夫的，只是见你这个死样，不想伤你，我喊三下，你不再松手，我就……”

“怎么废话那么多？快说人在哪里？”凌澜厉吼一声，将他的话打断。红衣男子怔了怔，凌澜猛地甩开他的手，从床榻上下来，趿了软靴就径直阔步往外走。

“不用找了。”红衣男子影无尘望着他的背影道。凌澜脚步一滞，回头，看着他，凤眸微微一眯：“什么意思？”

“成百上千的禁卫军下湖搜救，都没救到人，你说什么意思？”

凌澜身子一晃，怔怔望着他，眸中的光华一寸一寸剥落，片刻之后，却又骤然一敛：

“不，不会的，我伤成这样都没事，她一定不会有事的……”



虽然，他知道，她怕水，她那样怕水，但是，他不敢往坏的地方想。不敢想。缓缓转回头，他再次往外走。

“你去哪里？”

“找她！”

“找她？你去哪里找？你知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凌澜再次顿住脚步，回头。

“七日，已经过去了七日。”

影无尘救到这个男人的时候，还以为他死了。内伤外伤，几乎没了呼吸，没了脉搏，他真的以为他死了。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他一丝微弱的心跳还在，他就将他带到了附近的这个村庄，跟村民借了间房。男人一直昏迷，每日探脉搏也毫无起色，他以为他再也醒不过来了。谁知，这个男人竟有着如此惊人的生命力。

“我睡了七日？”凌澜似乎有些难以相信。

“对，七日，已经过去了七日，你觉得还能找到她吗？”影无尘静静看着他。

凌澜眸色一痛，缓缓将目光收回，再次毅然转身，出了门。身影消失在门口之前，影无尘听到啞哑颤抖的声音传来：“能！”

相府，书房，鸢颜站在窗前，静静望着窗外的一株夜来香，在烈日的照耀下，花叶蔫耷耷的，没有一丝生气。抬手，握住窗棂的木柱，她轻轻跃上窗台，倚着窗框，抱膝坐在上面。记得，她曾经不明白，为何凌澜会将书房的窗台换成跟蔚景厢房的一样，直到她无意中发现，两人都有坐窗台的习惯。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她透过窗楣看向外面。只看了一会儿，又将目光收回，抬手捏了捏隐痛的眉心，将脸埋在膝盖间，缓缓阖上眼睛。

房门被人推开，有脚步声走了进来，她以为是送茶的弄儿，没有睁眼，没有抬头，只淡淡地吩咐道：“放桌上吧！”

没有杯盏置桌的声音，也没有脚步声离开。鸢颜微微一怔，疲惫地挑了挑眼梢，就看到站在屋中的男人。一身白衣，身姿伟岸。不是弄儿，是夜逐曦，哦，不对，是康叔。鸢颜弯了弯唇，这段时间难为这个男人了，竟然要扮夜逐曦，还跟着她一起上朝，所幸这几日锦弦被蔚景的事所缠身，早朝上得随便，而且，锦溪也还没回府，府里也没人缠着他，不然，还真是难办。

“有事吗？”她哑声开口，头依旧埋在膝盖上没有抬起来，只是侧首疲惫地看着他。

“你没事吧？”男人开口。鸢颜一震，差点从窗台上跌落下来，她愕然抬起头，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凌澜？”

男人“嗯”了一声，上前两步，走到窗边。鸢颜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半天没有从震惊中回神过来，一直等到男人走到面前站定，她才意识到什么，连忙从窗台上跳下来。

可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窘迫，竟脚下一软，差点摔跤，幸亏男人眼疾手快，将她扶住。

“你没事吧？”两人同时开口。鹜颜摇了摇头，站稳身子：“我没事，你呢？”

这么多天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说实在的，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人生的惊喜就是来得这样突然。没想到，他竟然就这样出现在她的面前。

“我很好。”男人声音沙哑得厉害，虽然戴着夜逐曦的面皮，却依旧难掩面色的苍白。

鹜颜蹙眉，虽说当时不在现场，但是听铃铛跟康叔都讲过，她能想象当时的惨烈。他一定伤得极重。忽然，她又想起什么：“对了，蔚景呢？她……”

“不知道。”男人摇头，声音除了沙哑，还有些恍惚，鹜颜一震，没有忽略男人眸底的沉痛和哀伤。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我先走了。”男人说完，转身就准备离开。

鹜颜皱眉：“你去哪里？”

“我要继续去找她。”

“去哪里找？”神女湖几乎被锦弦的禁卫翻了个遍，只差掘地三尺了，他们都找不到，他又如何找到？

“神女湖，神女湖下游的村庄，所有周围的地方，只要她活着……”天地就那么大，就算毁天灭地，他也一定能找到她。

“可如果她已经不在了呢？”鹜颜本不想在这样的時候，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她真的不想这个男人又去做出什么傻事来。情之一物，害人不浅。像他们这样的人，本就不应该沾染。她为了一个男人，身中醉红颜，差点暴露，差点死掉。他为了一个女人，遍体鳞伤，差点炸死，差点溺亡。地图是假的，兵器没有到手，也没有毁掉。难得的好机会被生生葬送掉。这一战，他们惨败，皆因一个情字。所以，她要将这个泥足深陷的男人拉回到现实来。

“如果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呢？你想，她那么怕水，神女湖湖水又深，而且，当时，她还那般绝望，你应该很清楚，她能有几成的生还机会。”鹜颜微微攥着手心，一口气说完。她知道，她在做什么，她知道，这些话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在生生浇灭一个人最后的希望。看着猩红爬上男人的眼眸，看到他眼底倾散出来的灰败，她知道她很残忍。可是，她必须说！她说的是事实，她也希望男人能够直面事实。

许久的沉默以后，男人才哑声开口：“所谓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还没有找到尸体不是吗？”

不管有几成的生还机会，还没有找到尸体，就还有机会。

“这么长时间了，指不定已经葬身鱼腹，或者……”

“够了！”男人嘶声低吼，缓缓转过头看着她，唇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鹜颜，你真狠！”鹜颜一震。男人的声音继续，“我就问你一句，你为何会中醉红颜？”鹜颜



脸色一白，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当然，你是为了要偷地图，但是，偷地图跟中醉红颜，并不是因果关系不是吗？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不是蔚景，是叶炫，你会怎么做？”

鹜颜脚下一晃。

凌澜略带自嘲地笑了笑：“所以，我以为，我的心情你懂。”

“我不懂，”鹜颜苍白着脸摇头，“我从来都不懂！”鹜颜喃喃说着，垂下眉眼，凌澜清晰地看到，长睫垂下之前，她泛红的眼眶，他怔了怔。

“你怎么了？”

“没什么，”鹜颜转过身，面朝窗户而站，留给他一个背影，“我只是告诉你，就算对方是叶炫，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她的声音很平静，无波无澜，就像是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不知为何，却是听得凌澜一震。他有些意外。

“你的解药哪里来的？”不是叶炫给的吗？在山上锦弦说地图上涂抹的是醉红颜的时候，或许别人没有看到，他却看到了，他看到叶炫骤变的脸色，以及握着长剑的手在抖。难道他猜错了？

“蔚景给的。”鹜颜转回身面对着他，眸中已经恢复了一片淡然。

“谁？”凌澜心头一撞，愕然抬眸。

源汐村，农家小院，一身素衣的女子坐在门口屋檐下的小凳上，双眼缠着纱布，微微扬着小脸，明明什么都看不到，却好像是在静静地望着什么。天空乌云密布，显然暴风雨就要来临，燕子都低飞地在院中盘旋打转。

“要下大雨了。”殷大夫从堂屋走了出来，探头望了望天，蹙眉，这天变得可真快，“小九，进屋吧！”

“嗯。”女子乖顺地点了点头，缓缓从小凳上起身，摸索着往屋里走。这么几日下来，这屋里的环境她已经摸清，虽然眼睛看不见，却也不至于会摔跤。

“你先坐到桌案旁边，待老夫将草药收一收，就给你换药。”

“嗯，好。”女子一直摸索着走到屋中的桌案边坐下。

雨终于下了下来，一大点一大点，很快就变得瓢泼一般。凌澜望着大雨瞬间将身前的山涧变得沸腾起来，微微蹙眉。这夏日的雨真是说下就下，几时变的天，他都没有发现。抬头望了望天，天空灰蒙蒙一片，大雨如注灌入眼睛里，涩痛得厉害。他连忙垂下眼，又看向身前的山涧。

这两日探下来他发现，神女湖并非死水，唯一通往的地方就是这条山涧。所以，他守在这里，希望有奇迹发生。他不相信一个人会这样凭空消失了，就像他跟鹜颜说的一样，就算……算死，也要见尸不是吗？死？他一惊。不，她不会死，那么多的劫难都

过来了，她吉人天相，不会死的。鸢颜说，她那么怕水，神女湖湖水又深，而且，当时，她还那般绝望，她能有几成的生还机会。

雨越下越大，倾盆一般兜头淋下来，很快便湿透了衣衫，顺着领子，直直往里面灌，一遍一遍冲刷着身子。身上的伤口遇水，火烧火燎一般疼痛起来。他忽然放声笑了出来。眼前又晃过女子笑靥如花的模样，她说：“果然，凌澜，果然被你说中，这世上再亲密无间的两人，也是两个人，两颗心。”她说：“两个人，两颗心，你一早就告诉过我的这些道理，我却要到今日才真正参透。”

他也不知道事情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明明，明明他的确曾经警告过她，让她不要相信他，可为何到后来，却变成了他唯恐他不相信他？

“因为我想活着，我只是想活着而已。”她说。也就是到那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她被禁卫抓住的那一夜，她有多绝望。在最危难的时候，他带走了铃铛，将她一人留下，让她独自一人面对那么多的禁卫，让她一个一丝武功不会的女人去掩护他跟铃铛两人逃跑。他怎么做得出来？是因为将她当成了鸢颜是吗？可是每次他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是她吗？为何那夜，为何那夜犯那样低级的错误？

她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她肯定以为他是故意的，故意将她丢下，还故意用毒针杀人灭口，不然，在龙吟宫的前面，她不会如此绝望。虽然食“忘忧”是假，可亲手将银针拍入胸口却是真。其实，他对她发出毒针，真的是想救她。当时，情急之下，他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他就想着银针上的毒是他所制，且到发作有三天的时间，别人解不了，他也有时间部署行动。夜逐寒会医术，他可以以夜逐寒的身份给她研制解药。他可以随便找个理由，跟解药有关的理由，带她出宫，譬如有一味药，要现采现食才有效，他让鸢颜将路上劫人的兄弟都安排好了。

他也如愿以偿地接到了锦弦让夜逐寒进宫探病的旨意。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太医院院正竟然弄到了解药。他的计划落空。

当时，他以为她食下了“忘忧”没了记忆，只是觉得没能救出她，心里失望，却未去多想，她心里的伤。直到后来，知道她的失忆是装的，他才想起，他跪在龙吟宫请旨让锦溪回府，她趴在龙吟宫内殿的门口探个脑袋出来，装作无辜懵懂的模样时，心里面该有多痛多伤。

可就算他这样给着她绝望，她依旧在想着帮他。龙吟宫的宫顶，他发银针时以凌澜的方式出现，他就做好了被发现做准备，所以，他是凌澜，凌澜被抓不要紧，夜逐寒不行。可是，这个女人选择了隐忍，连哼都没哼一声，最后为了保全自己，她甚至假装自杀，当着锦弦的面亲手将银针拍进了自己的胸口。还有神女湖净身的时候，她突然情绪失控地逃跑，就是为了给鸢颜争取不用净身的机会，是吗？还有他杀去锦弦营帐，想要将她带走的时候，他不跟他走，甚至过去抱着锦弦，其实，也是在帮他是吗？特别是后来禁卫们赶过来的时候，她拿起笔墨纸砚砸他，其实，是逼他走，逼他快走，因为她



知道，在那么多的禁卫面前，受伤严重的他根本带不走没有一丝武功的她，是吗？

她到底承受了多少？她一个人到底承受了多少？昨日，鸢颜跟她说，醉红颜的解药是她给的，然后还跟他讲了，她跟铃铛去营帐给她下醉红颜的经过，当时，他觉得自己真的要疯了。她有记忆，她能听，能说。他难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铃铛跟鸢颜让她去摸涂有醉红颜的地图时，她的心情，他也不敢想象。这到底是怎样的女人？就算这样被陷害，还想方设法帮鸢颜弄到解药。

鸢颜说，解药是泼在一截里衣的袖布上。里衣的袖布，可以想象，在锦弦的眼皮底下，又要避开他的怀疑，她的这份解药来得有多难。

如果说，这一切的一切将她逼上绝望，那么最后他跟锦弦的一段对话彻底将她逼上了绝路吧？当时，锦弦跟他说什么了？锦弦说：“朕没有杀她！”他说：“那是因为你晚了一步！”锦弦说：“被你们抢了先吗？”他说：“除了没亲手杀她，你做的事还少吗？需要我一件一件给你抖出来吗？”是这样吗？

所以，她出来了。所以，她要离开。

出来了？离开？他突然想起来，既然想要离开，为何要出来，直接走，也没有人会知道是吗？还不用那样大费周章，还不需要用铃铛做人质。

也就是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时候她的出来，除了真的伤到了极致，难道还有一方面原因，也是为了帮鸢颜脱困？因为那时，锦弦说，偷地图者是中了醉红颜，不是他凌澜，所以，人员清查肯定会继续，而一旦继续，最后的十几个人查下来，夜逐寒，也就是鸢颜绝对暴露。是这样吗？

是了，就是这样。那个女人就是这样。不然，也不会最后他因为身上的鲜血遭受蝠群袭击的时候，她拿着火折子来救他。虽然她不会武功，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火折子，虽然，平时她胆小得连只虫子都怕，那一刻，她却是如此无所畏惧，如此义无反顾地冲过来，帮他驱赶蝠群。

火折子里有火药他也是后来发现的，因为他闻到了硝石的味道。能闻到硝石的味道，说明硝石已经燃烧，也就意味着发现得太晚，下一瞬，就会爆炸。来不及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来不及做出更好的对应，那一刻，他能做的只能是推开她，将她推得远远的。

他不知道她的那枚火折子是从何而来，是误打误撞，还是有心人蓄意陷害？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是他亲手杀了她。

雨越下越大，天地一色，他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身子一晃。胸口的伤越来越痛，他垂眸，看到有殷红的水顺着湿透的衣衫洇染出来，他知道，是伤口被水浸坏了。影无尘走的时候，跟他说，让他多躺少起床，不然，内忧外患，后果不堪设想。他是医者，就算影无尘不说，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外伤未好，内伤未愈，必须静养。可他如何静养？蔚景生死不明，让他怎么能静养？

说到影无尘，那个穿着红衣，长得比女人还女人的男人，他很感激他，是他救了他。

听影无尘说，他是帮影君傲来救蔚景的，结果没救到蔚景，看到了他，就将他救了起来。

胸口的疼痛越来越烈，视线也变得有些晕眩。不能再淋下去了，他不能倒下，他得好好的，他还要找蔚景不是吗？捂着胸口，他转身，跌跌撞撞往他住的农屋方向走。走了几步，脚下的步子却完全不听使唤，他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一身泥泞，他撑着地面，在滂沱大雨中缓缓站起，可刚站直身子，还未站稳，眼前又是一黑，他再次跌倒在地上的水洼中。

烛火氤氲，水雾缭绕。巨大的浴桶中，热气腾腾，将水面上漂浮着的鲜花和草药的香气带了出来，充斥着整间厢房。

“小九，沐浴好了出来帮下忙，来了个病人。”外面传来殷大夫的声音。

“哗啦”一声，女子从浴桶的水面下沐水而出，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对着外面的大喊道：“好的，马上就来！”

缓缓从水中站起，女子美好的胴体暴露在空气里，白皙如玉、玲珑有致，曲线几乎完美到极致。女子伸手摸索着拿过浴桶边缘的锦巾擦着身上的水珠，从浴桶里走了出来，扯过边上挂的衣裙一件一件穿上。人真的很奇怪，经历了一次生死，似乎心理障碍也被克服了。如今的她，再不怕水。

凌澜挣扎着醒来，入眼一片浅黄色光晕，一张鹤发童颜的男人脸从模糊慢慢变得清晰，他怔忡了一会儿，视线才彻底清明。是一个老人。见他睁开眼睛，老人面色一喜：“你总算醒了！”

屋外正下着倾盆大雨，头顶瓦砾上一片“哗啦啦”的声音，屋内烛火摇曳，空气中飘散着浓重的药味。老人正一根一根将银针收起。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凌澜一震，猛地翻身坐起，吓了殷大夫一跳。

“呀，不要激动，动作小点，你的伤很重，又被水浸泡过，情况很不好！老夫刚刚给你包扎完，你这样乱动，小心又给裂开了。”

头很痛，身上的伤口也痛，脑中意识还不是很清明，一直以来的警觉性让他没有吭声，而是缓缓打量四周环境。他最后的记忆是在神女湖下的山涧旁。怎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陈旧的桌椅，简单的摆设，骤然，站在窗前的一抹身影猛地撞入他的眼睛。他瞳孔一敛，彻底忘了呼吸。

是个女子，黑发素衣，正背对着他们盈盈站在窗边，扬着小脸望着窗外的雨幕成帘，满头青丝不知是淋过雨，还是刚刚沐浴，湿漉漉地垂顺至腰间，发梢还在往下淌着水滴。

蔚景！是蔚景！凌澜张嘴，作势要喊，却又蓦地想起什么，生生止住。是梦吗？如果是梦……

正心跳踉跄，不知所措，女子忽然回过头，还没做好准备的他呼吸一滞，可，又